

大法给我的福分说不完



我是山东莱芜市人，今年59岁。19岁那年得了严重的气管炎，自那以后经常咳嗽起来没个头，难受得小便失禁，一到冬天棉裤经常被尿得很湿。又摔损一支胳膊，身体瘦得皮包骨，眼前发黑，心跳加快，全身无力，重活干不了，天稍微一冷胳膊就发麻，非常痛苦。为治病，我去过好几家医院，医生们都说：“你这个病没法治好，顶多吃了药当时好受点。”为此，我觉得活着真没意思。

1998年2月，我有幸得了大法。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从那以后，我象换了个人一样，身上的病全好了，身体越来越健康，走路越来越轻快。体重由得法前的98斤增加到现在的156斤，全身有使不完的劲，重活也能干了。乡亲们都说我越活越年轻。我从小没上过一天学，学大法后也识了字，332页的《转法轮》基本上能念下来了。

我在路上看到钱不再去捡，怕丢钱的人回来找不到着急。孩子做买卖进货，有一次货主少算了我们100元钱，我知道后就打电话告诉他，结果货主很感激地说：“大娘你真是个好，现在象你这样的人太难找了，我这还是头一次见到呢！人家都是因为我多算了钱来找我，可你是因为少算了钱来找我。”我说：“我是炼法轮功的，应该这样做，这是俺师父教我的。”以前，村里对我不公时，我就不交公粮，现在不管村里怎么对待我，我都按时交公粮，还交最好的呢！反正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没再吃一粒药，身体上的病都好了，整天心里乐滋滋的，这都是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啊！

回想自从修炼大法后，是师父给我治好了身上的病，使我减少了无数的痛苦，省了成千上万的医疗费；是师父使我从一个自私、暴躁的人变成了一个为他人着想的好人；是师父让我这个农家文盲老太婆识了字，是师父使我的断臂奇迹般的好转了……。想到这里，我泪如泉涌，不知道怎样感谢师父的大恩大德才好。

善良的人们啊，电视上演的那些对法轮功的反面宣传都是造的谣，全是骗咱老百姓的！我修大法6年多了，连鸡都不杀了；佛家修炼大法怎么还会叫人“杀人”呢？法轮功也没要过我一分钱，我们从来也没想去篡权夺位，就是修炼做好人。你可千万别被江××一伙给骗了！只要记住：“真善忍”、“法轮大法好！”，你就会有洪福的。

善缘

第32期
2003年11月30日

校长与教师的对话

教师：“610”又下通知要炼法轮功的去洗脑班办班，这学习班怎么没完没了的办？

校长：这样才能一遍又一遍的搜刮单位的钱，再从炼法轮功的身上榨取钱财。

教师：听说在洗脑班里，吓唬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说要劳教，诱导家属请客送礼，骗家属的钱。

校长：就这样，“610”才有钱发奖金，哎！腐败透了！

“打法轮功的个个都是活土匪”

过去人们一见警察可有安全感了。现在可倒好，就说我吧，一见警察我心就突突，心想，它们连法轮功那样的好人都抓，那谁能不抓呢？！连哄孩子都说：别哭，再哭，警察来了。孩子一听真就不敢哭。警察要上谁家去了，人们第一感觉就是：这家又该倒霉了，但愿少破点财。现在有的小孩没见过土匪，问大人：土匪是啥样的，是不是那些警察就是土匪？大人告诉小孩：警察也不全是土匪，但那些打法轮功的，个个都是活土匪。

警察半夜抄家抓好人 土匪行径遭谴责

10月29日，黑龙江省富裕县二道湾镇派出所所长陈建华，伙同讷河市合盛乡（音）派出所冯光和富裕县公安局等3名警察，偷偷溜到二道湾镇富生村，企图抄大法学员王爱荣家，但误闯入另一村民家（王爱荣的丈夫表弟家）。当时，只有未成年的孩子在家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孩子吓得大哭。随后，他们像盗贼一样，到王爱荣家撬开窗户，到处乱翻，一无所获。正想溜走时，被邻居发现。邻居质问道：“他们家没人，你们进屋干什么？”三恶警做贼心虚，慌忙回答：“我们是买牛的，进屋喝水。”

11月12日晚上，二道镇派出所高锐伙同冯光等3名警察（共4人）再次非法闯入王爱荣家。当时王爱荣搂着2岁的孩子已经入睡，恶警闯进屋，一把掀开被子，孩子吓得嚎啕大哭。王爱荣连惊带羞，抱着腿缩成一团。身旁的丈夫感到人格受到莫大的羞辱，气愤地质问：“你们凭什么掀我老婆的被窝！”王的丈夫想出去叫邻居，恶警挡着门不让出去。这时王的婶婆来她家，警察不让进屋，她质问道：“我侄子家，凭啥不让我进？！”王的婆婆连气带吓，当场冠心病发作，昏死过去。恶警要逃，王爱荣的丈夫说：“你们简直是土匪，给我娘看好病再走！”恶警吓得推说：“我们去大队。”匆忙溜走了。

愿您识破谎言，了解大法真象！



株洲白马垅劳教所强行注射『冬眠灵』

受害大法弟子大脑受损

株洲白马垅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都是采取“车轮战术”，轮番把她们放在所谓的“转化队”、“严管队”、“坚定队”、“生产队”、“紧闭室”等。到2002年7月由省劳教所蹲点的所长赵x岳，白马垅副所长赵桂保，指导员丁采兰等歹徒阴谋策划成立了所谓的“攻坚组”。任命郑霞为队长，野蛮迫害大法弟子。

2001年11月管教把“生产队”（一大队）陈楚君调到“转化队”（7、2大队）迫害。陈楚君是湖南省怀化地区铁路的大法弟子，30多岁。当天她抗议进“转化队”，邪恶的干警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唆使监控人员蜂拥而上，把陈楚君按倒在地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，使劲扳住她的脸，强行剪头发，因为她不停的挣扎，结果她一头秀美的长发被胡乱剪掉。为了抗议这种“法西斯”的暴行，陈楚君开始拒绝进食进水。6天后，她被拖到医务室输液，大约半个月后，管教派两个监控守着她住在医务室。据目击

者说，恶徒们在输液的葡萄糖药瓶里注入了“冬眠灵”和“冬眠一号”。据吸毒者介绍，此药强烈的损害大脑中枢神经，丧失记忆。打了这种药，人像冬眠一样的想睡觉，醒来后什么事都记不起来，像个白痴一样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它们每天给她注射少量的“冬眠一号”，像慢性中毒似的。

医务室离我们虽只隔几米远，但她的消息封锁的很严密。后来一位同修收到陈楚君写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这样的内容，我昏昏沉沉的，第一套功法的第三句口诀记不起来了，第三套功法的第二句口诀也忘记了……我们当时觉得很奇怪，口诀只有简单的四个字，每天都要默念的，怎么突然会忘记呢？

不久后，陈楚君被送到株洲化工冶炼厂职工医院强行插胃管灌食时，发现她的胃、胆囊、肝脏都出了问题。绝食22天后，她又被接回到白马垅医务室。后来她被送到株洲第二医院，2002年2月，我们问护理她的“监控”，她到底是死是活，身体情况怎样？对方说：“她还活着，只是身体非常虚弱。”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她的消息，白马垅也没有她的身影。在白马垅有很多这种情况，不知是被放回家了，还是被折磨致死？（如刘庆喜、文惠英、金福晚、益阳郭照青、衡阳齐满英、……）

大法弟子夏婷（浙江人，29岁，家住深圳），当时也是绝食住在医务室，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被注入不明药物，整天浑天浑地地睡觉，停止绝食后，

她前后判若两人，以前常人个个都说她长得很漂亮，高挑的身材，白皙的皮肤，端庄的五官，飘逸脱俗的气质。现在的她目光呆滞，身体笨重，背微弓，两肩一高一低，走路时两腿不能保持平衡。她除了能背一篇《论语》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忘记了。她每天都要问今天是几号？刚告诉她，过一会儿她又问，再过一会儿她还会问同样简单的问题。

有一次，在功友的帮助下她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写了一份报告交给劳教所。赵桂保找她在一间僻静的杂房里谈话，当时我们在宿舍背面的坪里扯杂草、搞卫生。无意中看到这一情景，赵桂保威胁她说：“你是因为绝食身体才变成这样的，你不要说我们给你打过‘迷魂药’，要不就……”。

进白马垅的功友绝食的不知有多少，也没有失去记忆，再说不是天天输液补充营养吗？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

同一时间被注入“冬眠灵”的还有大法弟子喻影祝（湖南株洲人，29岁，被非法关押三年了），她当时和夏婷在一个生产队，一起绝食的，她说以前打吊针身体就有力气，而这次只想睡觉，一身软绵绵的，更奇怪的是每天下午输液回来后，排尿时，内裤上残留有粉红色的印渍。她大约被拉去强行输液4—5天，总感觉到不妙，后来她不去打吊针了，才免遭毒手。如今她有可能还关押在白马垅。

自焚栽赃案小丑谎言
被当场揭穿

2002年“王进东一家三口”和薛红军到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，给坚定的大法学员讲天安门自焚事件，妄图迷惑大法学员，结果被在场的拥有大法学员严厉指责与揭露其卑鄙栽赃恶行。其中开封一个功友当场站出来指着他们说：“王进东，我不认识你，薛红军，我认识你，咱们是一个地方的，你不是一个炼功人，你那时又抽烟又打牌，你还借我粮食不还……”薛红军被说得无话可说，哑口无言。

之后，王进东发言，管教、保安满屋都是，戒备森严，虎视眈眈，如临大敌。王进东张口就骂大法师父，四队何爱云第一个站出来制止：“不许骂人！”所有在场大法学员沸腾起来，正义凛然地抵制恶人。在全体大法学员正念抵制之下，邪恶之徒用谎言蛊惑人心的阴谋失败了。会议草草收场，王进东一伙仓皇离开。一实习学生私下对大法学员说：“佩服你们法轮功，不怕死。”